国研紀要156（2020.10）：83–99

〈特集〉

大学間協定４大学合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文明の伝承と発展」

美國「均勢戰略」與川普「印太戰略」在亞太區域的分析

陳　慧菁(1)

摘要

自美國建國以來，「均勢戰略」(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被視為指導對外行動的戰略，並影響著美國對於全球之治理，透過聯合區域中次強國家牽制區域中的主要強國，以維持區域均勢進而維護美國之區域利益(2)。70年代，季辛吉利用均勢戰略，為美國實現世界霸權爭取時間(3)。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體系內單一霸權，美國更積極透過均勢戰略維持其霸權地位。而均勢最重要的原則是防止單一權力實體建立霸權(4)。因此，「均勢戰略」對於美國在安全戰略上一直扮演著延續與主導的影響，並在不同的國際情勢下進行調整。

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後冷戰的結束，美國「均勢戰略」亦逐漸轉向「霸權均勢戰略」（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發展。所謂霸權均勢的概念，可由兩個權力操作的兩種層次進行分析，一方面在全球層次上，維持與鞏固美國霸權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則在區域層次上，則以主導者或控制者的角色自居，對於區域的權力平衡進行建構。在美國霸權均勢的戰略下，第二個層次主要是為了強化並維繫第一個層次目標之實踐，故霸權均勢戰略究其根本，仍以維持美國霸權力為不受挑戰為首要目標，同時藉由區域的權力平衡降低

(1)　本文曾發表於《人文學報》，第42期，並就部分內文進行修正與補充。

(2)　趙景芳，2011，〈美國戰略思維與霸權戰略選擇〉，《太平洋學報》，第19卷，第7期，頁：34。

(3)　夏艷霞，2009，〈均勢戰略與美國外交〉，《赤峰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頁：81。

(4)　高薇，2000，〈冷戰後東亞的兩種戰略態勢及衝突〉，《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2卷，第2期，頁：47。

區域強國的出現。本文將分析冷戰後，美國如何透過霸權均勢戰略的實踐，對於其霸權優勢進行維持，並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由「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等理論，探討當前美國在亞太區域均勢之戰略之實踐與發展。

關鍵詞：均勢戰略、威脅平衡、利益平衡、離岸平衡

一、均勢的概念與理論之意涵

均勢主要在於描述權力均衡的狀態，有些學者將均勢視為雙方能力的趨近一致，也有人認為均勢隱含戰爭的不存在，或是一國能力的足以嚇阻潛在的侵略者發動戰爭(5)。中國學者陳力則提出均勢具兩種意涵：一是指尋求力量地域平衡的主觀原則和政策，亦即均勢原則；同時亦指戰略力量在客觀上形成的地域狀態和結構，也就是均勢狀態(6)。上述的定義均著重於對體系內權力的狀態的描述。權力亦可解釋為國家權力或國家實力，權力的概念既隱含國家自己的能力，同時也帶有左右其他國家影響力之意涵。一直以來，權力的變動牽動著國際關係的變化，因而使得權力研究成為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核心概念，成為國際關係學者長期研究之重點。國際政治學者，投入權力之研究，不僅在於嘗試建構一套理論解釋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對其進行預測推導。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著重對於權力之探討。

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從人性（human nature）的角度，分析國家對於權力的追求，指出權力對於國家來說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國際體系的有效運作和國際秩序的穩定，只有在權力平衡的前提下方足以確保。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對於權力的研究，最重將著重於權力平衡(或稱均勢)的如何實踐，也因此，使得權力平衡作為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研究核心，權力平衡的概念亦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對外政策發展(7)。後古典現實主義面臨

(5) Partha Cartterjee, Arms, Alliances and St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Halsted Press, 1975), pp. 70.

(6) 陳力，1990，戰略地理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頁 109。

(7)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22期，頁：130。

修正，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為權力，國家以追求權力為目的，而國家追逐權力的原因在於國際體系中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間因不存在一最高主權主導，從而造成國家間因為為追求生存與安全，而陷入對於權力的追逐。新現實主義代表學者華茲（Kenneth N. Waltz）進一步提出，國家應從體系結構的層次切入，分析本國與他國間在體系中相對權力的變化，並透過建立權力平衡的達到以減少安全威脅。

而後續從古典現實主義發展出來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更進一步闡述權力最大化下，國家無可避免的走向衝突。代表學者John J. Mearsheimer在其《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書中，提出「攻勢現實主義」理論，Mearsheimer認為，大國之所以不斷追求權力之發展，主要在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一最高中央權威對國際秩序進行主導，加上無法確認其他國家之意圖，導致國家走向自助，並在避免生存受到威脅下，而追求在區域中權力的最大化，最終不可避免的走向關係之衝突。因此，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權力的概念可視為一國對其他國家之主宰能力，國家的權力越大，代表對他國的主宰力越強，同時本國受到的威脅將更小。生存不是透過平衡，而是最大化實現國家的權力，因而使得國家對於權力的追求的無止盡，並將權力視為國家生存的重要手段。依照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國家為了獲得權力，將透過脅迫和戰爭取得權力，並藉以維持他們在體系中的地位。攻勢現實主義亦將權力與威脅等化，認為國家權力越大，越會對外採取侵略行為，以獲得更大的權力。在這樣的概念中，權力越大的國家就意味著越具有威脅性(8)。因此，對於國際體的均勢狀態將無可避免產生影響，進而推論出國家之間將因為對於權力之追求而陷入衝突。但同時，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大國成為霸權後，往往會阻止其他地區的大國複製其模式並對其地位產生威脅，但霸權國家會透過地區內的大國之間形成權力平衡進行牽制，以維持其霸權之地位。因此，上述現實主義的各流派雖由不同角度進行權力發展的樣態推導，但最終都認為均勢有助於維持國際和平與穩定。

而現實主義各派所提到的權力均勢，或稱為權力平衡，主要指在一國際體系內，各國力量透過不同的形態與分化組合的方式，達到力量的平衡，在體系中任何一個國家並無法取得絕對優勢和控制全局的地位。克勞德(Inis Lothair Claude, Jr.)認為均勢具有三種基本涵義，即均勢作為一種情勢

(8)　陳麒安，2008，《聯盟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26期，頁：142。

(situation)、一種政策(policy) 與一種體系(system)[9]。卡布蘭（Morton A. Kaplan）則認為任何狀態的國際均勢即代表權力平衡[10]。布爾（Hedley Bull）把均勢界定為國際體系中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的平衡狀態，並認為這種平衡狀態將有效地阻止強大國家試圖統治或支配國際體系的其它國家[11]。

均勢亦是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權力均衡既指一種力量分布的客觀狀態，又指國家為取得對自己有利的均衡狀態而採取的政策和行動，國家在尋求權力，不是維持現狀或推翻現狀,最後都將形成權力的對抗狀態[12]。依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均勢是主權國家追求安全最普遍的一種手段。主權國家通過自身或聯盟的力量來制衡潛在或現實的對手，實現力量均衡，從而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而均勢的意涵，主要有下列幾種：1.尋求某種狀態的政策；2.實際存在的態勢；3.幾乎均等的權力分配；4.任何類型的權力分配。而摩根索進一步提出均勢的兩種模式：即直接對抗的模式(The Pattern of Direct Opposition)與競爭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在直接對抗的模式中，權力平衡緣起於其中任何一個國家期望看到他的政策壓倒對方政策的慾望，此模式下，各國的獨立，只能建立在自己的權力之上，並防止其他國家對其國家獨立之侵害；至於競爭的模式，則是指成員並不直接彼此對抗，反而是經由一個或多個國家來相互抗衡，即爭取對第三方的控制[13]。故均勢的概念，不僅是一種描述權力發展的狀態，亦是國家追求安全的一項政策，亦是國際關係發展的一種體系結構。

將均勢視為體系結構之狀態，主要學者如布爾、華茲等，布爾認為大國之所以能夠影響國際秩序，在於國際體系的國家所擁有權力的不平等，大國因此能透過政策維持或損害國際秩序。布爾進一步提出，大國必須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壞秩序的行為，甚至必須採取與其他較弱之強國協調，維

（9） L. Claude, J r.,“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62) , pp. 13-25.

（10） Morton A. 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7), pp. 22.

（11）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Macmillan, 1977), pp.199.

（12）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7th edition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Boston,2005),pp.179-184.

（13） Ibid., pp.184-189.

持區域均勢[14]。因此，國際體系的均勢維持主要依賴超級大國主導，而其他國家只有依附、跟隨超級大國才能享有均勢帶來的「和平與穩定」，故均勢事實上是超級大國主宰世界事務的另一種狀態[15]。但華茲則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的權力競爭最終將形成一種勢均力敵的平衡狀態。華茲認為權力平衡絕非一種由意志形成且貫徹的政策的結果，也絕不是個體追求的目標。相反地，華茲的理論為一近似自然法的法則，在沒有任一個個體有意識地去尋求權力平衡的狀態中，各個體在為了自私地尋求利益極大化，而作出的種種舉動互相影響下，國際社會體系將於期趨向平衡[16]。因此認為均勢並非由大國主導而是自然發展而成的，國際體系的權力最終將走向平衡。上述各學者針對均勢的如何產生提出不同的論點，不管是國家有意為之，亦或是自然發展而成，都說明均勢作為研究國家權力發展狀態的重要性。

二、美國均勢的戰略發展的幾種途徑

美國自19世紀以來逐步建立的地區霸權之地位，與其19世紀追求擴張主義的「天命說」和「門羅主義」的外交政策有關。作為地區霸主，美國有意維持其國際體系地位的現狀，並防止其他區域霸權的出現[17]。然而二戰結束後，美蘇成為國際體系之權力兩極，也展開國際體系中兩權力集團之對抗，美國為強化與蘇聯之權力平衡，積極透過強化軍備、結盟等方式，以發展其均勢策略。冷戰結束後，美國大戰略總體上表現為「霸權均勢」戰略，「霸權均勢」暗指美國的雙重角色地位，其一是作為地區均勢力量的美國，其二是作為全球均勢體系中霸權力量的美國，反映出冷戰結束後單極化與多極化的矛盾[18]。 霸權指的是美國在冷戰後，已成為國際體系中唯一之霸權之結構狀態，而均勢則是美國在外交上一貫的對外戰略，因此，霸權均勢之戰略

(14)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199-222.

(15) 倪世雄，2010，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243-253。

(16) 郭天勇，2004，「權力平衡論台海安全問題－由同盟關係切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5。

(17) Mearsheimer, John M.,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2001) Inc. pp.239-241.

(18) 倪世雄、王義桅，2000，＜霸權均勢：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美國研究》，第2000年第1期，頁：17-18。

內涵可從體系與區域的兩個層次進行分析美國之作為。但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維持全球霸主之地位在實踐上相當困難，因此，世界被視為陷入永無止盡的權力競逐，直到另一個國家成為霸權為止，或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成為霸權(19)。而現階段在國際體系中，美國即陷入此狀態，即如何確保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並防止再出現霸權對其之挑戰。在此目標下，也致使美國在戰略上，由均勢走向霸權均勢的方向發展。以下針對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對外戰略之整理，以說明美國由均勢戰略走向霸權均勢的相關內涵，相關描述請參閱下表一。

表一　美國大戰略中均勢內涵之分析

戰略選擇 / 均勢因素	新孤立主義	接觸政策	合作安全	優勢戰略
均勢戰略	維持均勢	塑造均勢	依靠均勢	反均勢
均勢特徵	做為目的的均勢(地區均勢)	做為手段的均勢(大國的均勢)	軟均勢(全球性均勢)	霸權均勢
美國之作為	作為旁觀者之美國	做為砝碼(平衡者)的美國	作為槓桿(仲裁者)的美國	做為支點(控制者)的美國
視角與理念	國民性(美國例外論)	國家性(美國式的擴張主義)	國際性(世界秩序論)	世界性(美國的領導)
例證	文明衝突論	新干涉主義	民主和平論	中國威脅論

資料來源：倪世雄、王義桅，2000，＜霸權均勢：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美國研究》，第2000年，第1期，頁：16。

針對美國霸權均勢戰略下對其霸權地位之發展與維繫，本文以現實主義學者之分析途徑進行分析，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離岸平衡」的觀點，分析美國霸權均勢策略將可能面臨之挑戰，分析美國之因應策略是否出現「聯盟」、「制衡」、「扈從」或是「推卸責任」等策略，並進一步說明其他國家對

(19)　Mearsheimer, John M.,“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2001) Inc.pp.2.

於美國霸權可能採取的態度以及美國霸權優勢是否得以維繫等面向。

以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摩根索認為國家追求權力，不管試圖維護現狀或推翻現狀，終將導致權力平衡的狀態發生，以及維持權力平衡的政策出現。摩根索進一步提出權力平衡的四種方式：分而治之、補償、軍備、聯盟，其中聯盟是最常見的一種方式[20]。依摩根索的論點，美國的霸權地位，終將面臨挑戰而走向新的權力平衡體系。至於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華茲認為冷戰結束後以美國霸權為主導的單極世界的持續將不久，一方面是在於是美國處於支配地位的霸權承擔太多國際義務，將使其優勢地位逐步削弱，另一方面則在於弱國對於霸權國家的恐懼，而透過結盟增強其力量與安全，從而使國際權力分配重新達到平衡[21]。至於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學者瓦特（Stephen M. Walt）於1980年代末期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瓦特認為國家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力大小」來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聯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抗[22]。由於國家無法將其生存的希望寄託在他國的善意之上，因而往往會傾向於對抗威脅的來源，亦即制衡威脅而非依附它，而加入了較弱的那一方還能對聯盟關係發揮影響力[23]。因此，認為影響聯盟的形成應從威脅失衡而不是權力失衡之角度來分析，依瓦特的觀點，美國的霸權地位，會使體系中其他國家透過聯盟來與之對抗，以降低因為權力的不對等所造成的安全威脅。至於攻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依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則認為霸權是國家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卻也是難以達到的。因此，大國一方面想支持他們所處的地區，另一方面也力阻其他地對手成為霸權。地區霸權會擔心旗鼓相當的競爭者在他的後院顛覆權力平衡，構成他的霸權威脅。因此，它們希望世界上其他重要地區出現兩個或是更多大國，因為這樣那些鄰國就可能在大部分時間內相互牽制，而很少有機會威脅遠處的霸權。地區霸權如何阻止其他大國主宰遠處的地區，要取決於那些地區的權力平衡。如果那些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分配均勻，他們之中就不存在潛在霸權，那麼遠處的霸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沒有國家強大到可以征

（20）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7th edition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Boston),pp.187-201.

（21） Kenneth N.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 G. John Ikenber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2.

（22）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p.13.

（23）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pp.18-19, 轉引自陳麒安，2008， 盟 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26期，頁：138。

服其他所有國家[24]。這也是攻勢現實主義對於美國霸權均勢政策的清晰描述，在其他區域透過權力平衡的操作，維持區域內的權力平衡，以降低區域內可能產生另一對其挑戰之霸權。

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學者施韋勒(Randall L.Schweller)提出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理論，認為國家政策的選擇和確定主要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之地位而決定，以解釋國際政治中，引導著國家間選擇制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的行為。施韋勒認為聯盟不僅是為了安全，也是為其他利益。在國家層面，國家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獅型(lions)和羊型(lambs)的「維持現狀」國家，第二類為豺型(jackals)和狼型(wolves)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一類傾向「制衡」和尋求安全,第二類傾向「扈從」和增加收益。國家的行為取決於國家想維護已有的利益或追求它們沒有之利益，而修正主義國家與維持現狀國家的實力對比，已成為決定體系穩定與否之因素。施韋勒認為國家層次上，國家行為選擇制衡或扈從，將取決於該國比較捍衛現狀所願意支付的成本，以及改變現狀所付出的代價下之判斷。對於修正主義國家(特別是挑戰體系的狼型國家)來說，它們往往願意支付極大的成本甚至不計成本去改變體系；對於現狀國家(特別是現狀的主要維護者獅子型國家)，則願意為維護現狀而支付較高的代價[25]。施韋勒認為，修正主義國家是聯盟行為的「主導者」，維持現狀國家則是被動「回應者」。因此，在「利益平衡」原則，新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只關注收益而不考慮安全，它認為如果有國家追求霸權，維持現狀國家將會聯合起來進行抵制[26]。但由於制衡是一項代價極其高昂的行動，大多數國家都儘量避免。而追隨往往由於利益的驅動，很少需要什麼成本，因而追隨要比制衡更為常見，對於修正主義國家來說尤其如此[27]。施韋勒認為國家具有不同類型，將以利益作為對外政策制定之考量，因此，針對美國霸權體系各國不必然走向對抗，可能將依利益平衡之觀點，決定採取制衡或是扈從，故國際關係的發展未必是走向

（24） 約翰．米爾斯海默著，張登及、唐小松等譯，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台北：麥田，頁：194-195。

（25） 韋宗友，2003，＜制衡、追隨與冷戰後國際政治＞，《現代國際關係》，2003年，第3期， 頁:58。

（26）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Summer, 1994),pp.93.

（27）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929.

權力平衡，而應該是一種利益的平衡狀態。

表二　現實主義各學派對於權力的狀態與結盟的形成之論述整理

學派分支	代表學者	國家利益	結盟動機	結盟方式
古典現實主義	摩根索	權力	權力平衡	己方結盟；阻止對手結盟
結構現實主義	華茲	安全	結構性權力平衡	制衡；扈從
守勢現實主義	瓦特	安全	威脅制衡	制衡；扈從
攻勢現實主義	米爾斯海默	安全	對抗潛在霸權	推諉；制衡
新古典現實主義	施韋勒	綜合收益	利益平衡	制衡；扈從
	沃爾弗斯	安全	區域力量之平衡	扈從；與區域外強者結盟

參考資料: 孫西輝、呂虹，2017，＜霸權制衡性聯盟: 理論邏輯、現實缺失與建立條件＞，《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7年第5期，頁：3；作者補充。

而美國如何在全球層面建構其霸權均勢策略，或者美國單極霸權的體系是否能一直不受挑戰？本文則由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單極穩定論」、新現實主義的「離岸平衡」進行探討。首先，本文以單極穩定論的角度，分析美國霸權地位可能趨於穩定與不可撼動。學者沃爾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發表《單極世界的穩定性》一文，針對美國自冷戰後做為世界霸權的不可挑戰性進行論述，通過對相對權力分配的概念分析，沃爾弗斯將單極穩定論的論證分為兩部分: 一為冷戰後的世界是美國主導下的單極世界，而所謂單極，應被視為一國家的能力大到難以被抗衡的一種結構。而自冷戰後，美國之權力即處於國際體系之頂端。二為單極世界呈現穩定。沃爾弗斯提出單極穩定論包含「和平的」和「持久的」兩概念。解釋單極體系下的和平與不易破壞。沃爾弗斯認為單極之所以穩定，在於單極不易使大國間發生戰爭，從而減低國家因為威望或安全之競爭。原因有二：一是起領導作用的國家實力具有優勢，從而排除了與其霸權競爭機率，霸權國家作為體系的領導者，有能力降低主要大國之間之衝突，並讓大國理解其對霸權挑戰的困難，限制其他大國間出現代價昂貴的競爭。對於區域大國而言，只要其預期的維持力量平衡的

代價得以抑制，那麼，處於次等地位的國家就會默認單極強國的領導[28]。沃爾弗斯認為美國單極體系的特徵主要如下：1.美國實力與其他國家差距過大，各國難以超越；2.美國整體實力的強大；3.美國處於絕對優勢之地位，會對潛在威脅出現進行壓制；4.美國採取不直接介入，降低美國霸權的威脅性；5.美國為區域中為一大國，而其他區域中強國可能陷入競爭，從而降低可能出現對其威脅的可能性，從而降低對體系制衡的作用[29]。沃爾弗斯認為霸權國家之地位所以難以撼動，在於其他國家必須付出極高之代價方能對其進行制衡，因而令其他國家不輕易與之對抗。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國相互推卸責任、缺乏信任、不能成功地進行戰略上的協調，這些也是它們共同制衡美國霸權的主要障礙[30]。最終單極體系一旦形成，加上權力仍集中於霸權國家中，則將對於單極體系的加強而非削弱其穩定性[31]。沃爾弗斯藉由美國的優勢實力、體系對於國家的牽制，以及其他大國間的缺乏信任等面向，說明美國在冷戰後建立的單極體系的不容易撼動，推導美國的單極體系將持續存在，單極體系有助於美國霸權均勢戰略的推動，從而藉由體系與策略的結合，對於美國霸權地位進行維繫。

而關於離岸平衡的論述，包括：Walt、Layne、Mearsheime等學者均有提出觀點加以描述。學者萊恩（Christopher Layne）首先對於美國二戰後遵行的「掌控優勢」(predominance)戰略提出批判。萊恩認為「掌控優勢」戰略的要點包括：以美國卓越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和美國價值觀為基礎塑造世界秩序；阻止在歐洲和東亞出現敵對性大國，實現美國對國際體系控制的最大化；將維護經濟相互依賴作為美國的關鍵安全利益[32]。但冷戰後，美國權力的衰落、區域大國重新崛起，美國想一再透過實力優勢而產生對他國威

（28） William C.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 (Summer 1999) ,pp.5-41，轉引自：王義桅、唐小松，2000，＜從霸權穩定論到單極穩定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9期，頁：15。

（29） William C. Wohlforth,“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104-109.

（30） Ibid., pp.140.

（31） Ibid., pp.103-104.

（32） 林宗達，2011，＜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之評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9卷，第2期，頁：87。

嚇效果亦下降，致使美國的介入與干預政策面臨挑戰(33)。萊恩進一步提出「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強調美國應減少對外過分干預，以降低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並藉由與世界各區域內大國結盟，在地區實施權力平衡防止地區霸權出現，並應避免美國捲入區域大國的的衝突(34)。萊恩指出，目前國際體系中的單極實力分配是史無前例的，國際體系首次由一個優勢的霸權國家所主宰。當今美國的霸權地位意味著其他國家不得不追隨美國，因為這樣做它們可以從中獲益。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在硬實力方面所具有的壓倒性優勢，其他國家很難以傳統的制衡方式(硬制衡)對抗在國際體系中居於統治地位的美國霸權。在單極世界中，第二層次的大國不得不暫時屈從美國霸權，而且，為避免同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它們需要尋找其他制衡戰略(35)。瓦特則認為，美國施行離岸平衡的策略將有助於降低美國霸權地位的突出形象，繼而減少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恐懼，並善用各地區的盟友，以減少美國維繫霸權地位的負擔(36)。

至於米爾斯海默則認為，霸權國在阻止地區霸權的產生，主要的方式可能是採取旁觀者不積極介入，而是由地區的大國作為遏制威脅的責任，說明霸權國家更多時候是採取推卸責任而不是抗衡。若然，地區大國不願遏制威脅，遠處的霸權才會進駐該地區，待在此地區重建大致的權力平衡，故地區霸權在世界其他地區藉由扮演「離岸平衡手」，作為維護其霸權的不可挑戰與優勢。攻勢現實主義說明美國藉由「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作為霸權均勢政策的運作。在攻勢現實主義眼裡，當面對一個強權國家時，受威脅的國家通常傾向由別人來承擔體系平衡者的角色。除非是在一個兩極體系，因為沒有可以推諉責任的對象，否則權力平衡通常是不存在的。更進一步說，當體系中出現具有危險性的侵略國家時，大國的行為反應並非是在權力平衡與扈從間作抉擇，而是在平衡與推卸責任（buck-passing）間進行考量(37)。因此，

(33)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 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No.1,1997), pp.88.

(34) Ibid., pp.124.

(35) Ch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 no.2 (2006),pp.29.

(36) Stephen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W. W. Norton & Company Reprint edition,2006),pp.118-119.

(37) 約翰．米爾斯海默著，張登及、唐小松等譯，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台北：麥田，頁：195。

米爾斯海默認為，在未來的中長期時間裡，如果沒有任何潛在的大國控制足夠成為地區霸主實力的可能性，美國就應該從歐洲和東北亞撤出駐軍。避免因為前沿駐軍的風險，將美國捲入歐亞大陸地區霸權之戰爭。不捲入區域衝突是美國的最佳選擇，不到必要不介入是次佳的選擇，這將使美國付出的代價最小化，有利於它塑造對美國有利的秩序(38)。由上述之觀點進行整理，亦不難看出現階段美國在區域層次的主要外交策略，特別是亞太在平衡戰略的實施，極為離岸平衡之展現，試圖透過操作區域層次的權力平衡，對於未來可能對其霸權產生挑戰的中國進行牽制，以維護其在全球霸權地位的穩定與持續。

三、當前美國「均勢戰略」在亞太區域的實踐

美國自川普總統上任後，對於在亞太區域的權力發展與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維護越發重視，相較於前任總統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更積極檢視對中國的定位與戰略重新調整，以對於中國在亞洲的權力發展加以遏制。歐巴馬時期對中國的牽制，主要關注於延緩中國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利益的衝擊，同時強化並主導亞太區域經濟的整合，以改善美國的經濟問題與貿易的利益。因此，不僅藉由「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盟友關係，更積極主導倡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強化在亞洲的權力與影響力。而川普上任後，隨即修正歐巴馬時期對中國為競爭者的定位，不僅推出TPP, 並在2017年白宮發布《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將中國界定為修正型大國，同時批評中國對美國利益的威脅，並進一步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取代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亞洲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而所謂「印太」意指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及其周邊廣大區域的國家，並強調美國將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3個民主國家，發展更進一步的接觸與合作關係(39)。川普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戰略願

(38) John J.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001), pp.389.

(39) Rex W. 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18,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 轉引自：謝志淵，2018，<美國「印太戰略」的機遇與挑戰－兼論對臺灣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3期，頁：62。

景，簡言之在於建構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倡議四項核心價值原則：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和平解決爭端、公平互惠貿易、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時，因應中國一代一路在亞洲的擴張，川普政府更進一步認知印太地區是「攸關美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區域」，而且印太區域既有的國際秩序與美國於區域內的優勢地位，正面臨中國「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的競爭挑戰。基於此，川普政府視中國為印太區域最主要的威脅來源與競爭對手[40]。基於此，美國透過增強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並強化亞洲盟邦與夥伴國的角色，進而與中國開展在亞太地區的競爭。

而「印太戰略」下，美國與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是否真能對中國進行牽制，不僅牽動後續亞洲局勢的發展，同時也象徵著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均勢戰略能否成功的關鍵。以日本而言，安倍政府在 2012 年延續「自由與繁榮之弧」提出「亞洲民主安全鑽石同盟」（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倡議，將執政初期的廣泛亞洲架構中的夥伴關係轉換成捍衛區域和平、穩定與航行自由繁榮的民主國家同盟，明確對應包括南海爭端在內的海事安全挑戰。在2013年，安倍於美國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公開演講，再次確認日本在推進「以印太為框架」、「以積極外交政策為基調」的新角色，也就是成為亞太或印太區域中的規則推動者、全球公共財的捍衛者、以及推動理念相近國家合作的促成者[41]。至於澳洲部分，2016年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和《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強調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諸多挑戰。澳洲認為，中國國家力量的增長，包括其軍事現代化的深入，將會對2035年時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穩定產生重大影響，並強調中國需要在國防政策方面加大透明度，以便向其鄰國提供再保證措施。此外，中國在南海地區和在東海地區的諸多行動，都挑戰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澳洲主張尋求民主國家之聯盟，以維護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42]。上述日本與澳洲對於呼應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與牽制相對積極，從政治層面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制度聯盟，對於中國在政

（40） 鍾志東、陳亮智，2019，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頁：5。

（41） 楊昊，2018，<形塑中的印太：動力、論述與戰略布局>，《問題與研究》，第57卷，第2期，頁：92。

（42） 中國評論通訊社網站，2019，中國如何破解美國的「印太戰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56/1/5/7/10561576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5615768 (檢索日期：2020/06/10)

治上進行牽制。

印度地理位置，因同時具備海路及陸路能遏阻中共往西發展戰略上的控制點，可彌補美國「再平衡戰略」在南亞方面的薄弱點。透過印度牽制中共「一帶一路」向西發展戰略的條件，給予適切的外交助力，滿足所需軍備採購，減緩中共在軍事及經濟發展上對美國產生的壓力。「印太戰略」目的，則是將西太平洋連結到南亞及中東地區，擴大對中共的戰略圍堵，強化形成兩洋相連的「印太戰略弧」(43)，故使得印度的戰略地位因此提高。同時，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推動，加上珍珠鏈戰略、以及中巴經濟走廊等，皆形成對印度的包圍進而迫使印度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來抗衡中國，因此加強從安全戰略層面印度對美國的靠攏。

至於南韓總統文在寅在2019年6月藉美國總統川普訪韓之行，首次表示將在公開、包容、透明的原則下，加強韓國「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間的和諧合作。南韓此舉意味其已從顧忌中國大陸對其壓力，朝向企圖降低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強化與南亞及東南亞國家交流，以擴展韓國對外多元經濟布局的方向調整(44)。至於其他周邊國家的立場，如東南亞的各國立場，東協一直以來並不希望東南亞區域成為域外大國的權力競逐場域，因此始終強調「以東協為中心」的重要性。在面對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倡議時，東協在2019年東協峰會上正式通過「東協印太展望」（ASEAN Indo-pacific outlook）。東協所提出「印太展望」的主要目標在於東協利益優先的目標，藉由推動與引導區域合作，減緩區域面臨挑戰更能增進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同時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區域架構俾利促進經濟合作與加強互信(45)。相較於日本與澳洲，南韓與東協國家，較強調經濟層面的利益，一方面希望平衡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另一方面又希望持續經濟的合作，故不至於在外交上產生對中國過於激烈的批判與牽制。

整體而言，由上述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實踐，並以2020年5月20日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43) 謝志淵，2018，<美國「印太戰略」的機遇與挑戰－兼論對臺灣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3期，頁：65-66。

(44) 「南韓表態挺「印太戰略」分析：助長美國在南海行動能力」，《自由時報》，2019年7月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45517 (檢索日期：2020/06/13)。

(45) 「東協通過印太展望，盼成印太中心與戰略角色」，《中央社通訊社》，2019年6月2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6230182.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7月31日）。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分別由經濟、軍事安全、價值觀體系、國際體系和輿論宣傳戰等領域對中國提出了全面批評，明確指出美國當亞太地區均勢戰略實踐之威脅主要源自於中國，應對中國挑戰，保護美國利益。報告指出:「把美中關係至於印太戰略的框架下看待，主張一個自由、開放、法治、公正和互惠的地區戰略。美國須進一步制定具有競爭力的對華戰略的目的有二。首先，為提高美國的機構、聯盟和夥伴關係彈性，對抗中國帶來的挑戰。再者，迫使北京停止或減少有害美國以及盟國和夥伴國重大國家利益的行為。」並進一步要求盟友更大幅度的承擔對中國的軍事防禦責任。因此，本文認為美國現階段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越發朝向「離岸平衡」的模式發展，雖強調在亞太地區美國的利益與把權地位的鞏固，但同時也須減少對外過分干預，以減緩對美國經濟的壓力，更進一步提升與亞太各區域內大國或國家進行結盟，藉由區域內國家來抑制地區霸權出現，以維持地區的權力平衡，最後，更避免將美國捲入區域大國間的衝突，以對美國利益與地位進行挑戰。未來在美國霸權均勢的戰略思維下，中美雙方在亞太地區的競逐，將越發升高，是否將如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所言，中美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也將伴隨著中國在亞太地區權力得後續發展狀況進行觀察；更甚著，中國是否可能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均勢戰略產生挑戰，亞太地區是否會出現新的霸權取代美國的作用，將是國際關注的重點，也值得吾人持續的關注投入研究。

The Analysis of U.S.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and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Asia-Pacific

Hui-Ching Che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lance of Power ”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trategy which states adopt in conduct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actions. It has also influenced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uniting weaker regional sovereign states in a defensive coalition to prevent stronger regional states from dominating power, this strategy maintains a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which allows the United States to secure its regional interests. In the 1970s, Henry Kissinger used this strategy to buy some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row into a global hegemon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sole super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has continued to actively practice the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to secure its hegemonic posi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to prevent any one state in establishing hegemony. Therefore, the “Balance of Power ” has a continuing and dominating effect on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nly to be adjusted under various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However,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the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The concept of the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can be analyzed from two levels. First, at the global level, is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United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as the global hegemon. Second, at the regional level, is to pose itself as a leader or a director in constructing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Under the strategy of US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the second level is

mainly to strengthen and maintain the execution to achieve the target set in the first level. Henc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is strategy is to secure the US hegemony and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challeng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rategy aims to forestall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powerful state through sustaining a regional equilibrium of power.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intained its hegemonic superiority through its practice of the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Using neorealism theories, such as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hreat",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Offshore Balancing",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United States'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hegemony and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hreat, Balance of Interests, Offshore Balancing